

九棟

邹静之 著

邹静之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九栋 / 邹静之著. —北京:法律出版社,2010.9

ISBN 978-7-5118-1109-7

I. ①九… II. ①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57291号

©法律出版社·中国

责任编辑/贾新栩 高山 卫蓓蓓

装帧设计/乔智炜

出版/法律出版社

编辑统筹/法律出版社

总发行/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

经销/新华书店

印刷/世纪千禧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责任印制/张宇东

开本/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张/8.625 字数/138千

版本/2010年10月第1版

印次/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

法律出版社/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(100073)

电子邮件/info@lawpress.com.cn

销售热线/010-63939792/9779

网址/www.lawpress.com.cn

咨询电话/010-63939796

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/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(100073)

全国各地中法图分、子公司电话:

第一法律书店/010-63939781/9782 西安分公司/029-85388843 重庆公司/023-65382816/2908

上海公司/021-62071010/1636 北京分公司/010-62534456 深圳公司/0755-83072995

书号:ISBN 978-7-5118-1109-7 定价:25.0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)

序

寻己录

做梦了，梦醒了，天亮了，该起了。梦里的自己和现在的我有点不一样，那梦中人更应该是我。想回去，回不去。

从小到大，说过许多豪言壮语。公开或私下时说过要做什么什么样的人，终于没做成。总觉得现在的自己，或被什么人给换了。

人一多自己就丢了。在陌生的城市，陌生的人群，总要站一站，不是问路想把自己找回来。找回来了也孤单，返身回旅社去听雨。

除了肉身外，还有很多自己的影子装订成册，走一处便有一影子留下。那天去看花，突然一影子从十年前的玉兰树后移了出来。是我。相对无言。树没变，花没变，春天也没变，我看我觉得陌生了。

参加某聚会，认识的人少，不认识的人多。选一角落枯坐，稍后，与一景况相同者攀谈，甚热烈。此时，真的我依旧在角落，看着滔滔不绝的自己，甚厌之。

常被人借走。妻说：“今日好太阳，随我去商店买袜子。”喏喏。

与屋内等我之我生离三小时。

女儿将生，在产房外“困守”。突然哭声大震，是我儿无疑。隔窗看那小孩，也睁着眼睛看我。彼此相认。

看旧照片，那时我朴实、清纯如头顶的蓝天。看久了，两人相拥洒泪，说不上哪个时候更好，哪个时候都会消失，照片不看了，那个我也不愿牵肠挂肚。

读《春江花月夜》，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”，那江畔人回头看我，一眼的陌生，看得人冷。

独自在雪原上走，可以笑，可以哭，可以唱，可以骂人，可以沉默，可以奔跑，打滚。一下子放出许多我来，像狂欢节的队伍。倘此时，远处有人出现，便众我合一，还原为痴呆状，在白雪蓝天中间流鼻涕。

用手拿笔，用笔写字。写完了，心里跳出个我来读，说是谎话，怎么自己要对自己说谎？此话问得好，问得真好？

买书不读，或读书时听窗外人语，风语、树语、鬼语、雨语……“嘭！”，瞌睡将书打在头上。

见一美妇，说看，说不看，做看与不看状。美妇亦做蔑视与不蔑视态。

深夜呆看一颗星，看久了，觉得自己原本很古老，或有前身。风吹衣袂，那人就真靠近了，闭目不敢认。

发了烧，从悬崖上飘落，惊醒，再飘落，再惊醒。问为什么总是

演这情景来吓我,说为自身出汗呢,是自己帮自己的一种,倘自己帮不了自己,飘下就会到底了,终于,那个最怕的字没说出。

目 录

九 栋

- 引子 / 003
- 八天 / 005
- 垃圾车 / 011
- 抓住的匙子 / 015
- 标本 / 021
- 图案 / 027
- 房勇的公鸡 / 031
- 段五 / 037
- 笨篱天线 / 041
- 春天 / 047
- 生病 / 055
- 我爱奚小妹 / 061

鸡血 / 071

羊坊店 / 075

坛子人 / 081

小儿无赖 / 085

风中沙粒

一只茶杯 / 097

一支牙膏皮 / 101

一个脸盆 / 105

斑蝥虫 / 109

避雷针 / 119

第一次割麦 / 123

毫毛 / 129

假领子 / 139

酒隔 / 143

破 / 147

春天 / 157

伐木 / 161

扛包 / 165

拉琴是一种技艺 / 171

劳动(三则) / 175

青蔓	/	181
谈心	/	185
伪造的情书	/	189
想起些人	/	193
作曲	/	197
走火	/	203
女的	/	207
一个偏方	/	211
语录时代的颗粒	/	215
装病	/	223
那样的女子,那样的布	/	227
欣嫂	/	229
因为门德尔松	/	233
后记	/	239
附录 诗十首	/	241

九 栋

引 子

九栋是我小时候住过的一栋楼，现在这栋楼已经被炸掉了，重新盖起了一幢更高更大的九栋，我的这些文字只与那些旧楼有关。

楼消失前，我赶回去为它照了几张相，这是一幢盛过我童年的建筑，它的消失使我的童年实际上无迹可寻了。

1996年下半年在旧楼消失之后，我开始写这些文字，草稿先后写出了十几万字，此后只整理过其中的四则在1997年发表过，也有一些刊物转载。1999年盛夏开始断断续续地整理出了十余篇，还有一半的文字没有理出来。写这部长篇系列文章，我原来的想法是，把它们写出来，让一些旧事把我放过去。写过后感觉是旧事永远不会放过你，你写出来了，它的跟随反而看得见了。

这是我整理过以下的文字之后，没再整理的原因之一。这些文字对我来说，发表就等于说是珍贵的童年被人分享，而童

年无法与人分享。她的隐秘之处将永远隐秘下去,甚至你靠全身心的回想,也难以进入了。

八 天

1966年11月16日

今天很冷，刚刚冷，所以冷。暖气来了，屋子里暖和。上午，我们都在院墙外坐着，朝南的墙角有许多细土，它们聚集在那儿，还有一些破纸。别的地方有风，这儿没有。

我们是我、郑超、郑欣、远强。

远强说他们都成立组织了，都印了红卫兵袖标、刻了图章。他们占了学校的一楼，把桌子拼在了一起，晚上就在学校睡。他们还在教室的白墙上写了标语，厕所里也写。他们斗侯老师时，编了个顺口溜，田书华编的：“猴、猴屁眼儿夹个球，猴笑了，球掉了。”

侯老师是教语文的，我最近一次看见她，是在二楼楼梯旁。没什么人理她，我路过她时，听她唱着一首有关小姑娘的伤心的歌，好像和抗日有关。

我当时有一种感觉，好像她唱完这个歌，就要从二楼跳下

去。我等着她跳。她没跳，他儿子在走廊的那头，假装玩，其实看着她。她曾夸奖过我有天分（这句话应该划了，太资产阶级意识）。

我们商量了一个上午，准备也成立组织，远强说印袖标的地方在菜市口，要穿过一个叫达智桥的地方，那儿有很多土流氓。上次他们去时被劫了三块钱。郑欣说他要说的话就带一把刮刀，虽然没开刃，但是可以把脸扎破，这话使我激动起来。

我们准备第二天大人上班之后就出发，我们一共凑了五块钱，其中有一块是我的。

11月17日

今天，我们坐1路车到了西单，我们四个人只有我一个人买了车票，他们三人都混过去了，整个途中我在担心，下车前我还是买了票，这真傻！

从西单向南，到达智桥的时候，我们四个人都很紧张，我把手放在裤袋里。我今天带了一个小秤砣，我觉得那东西足够把土流氓的头打开花。那东西冰冷，在我的口袋里很重，我不能把它暖过来。郑欣一路吹着口哨，他的手放在怀里，我觉得他的那把刮刀是我们四个人心跳。

我们期待的事没有发生，风很大，吹得我们跑起来。

过了达智桥，我们走进一个卖麻绳的商店问，在哪儿印袖标，有个老人说了一个地名好像叫什么胡同。

我第一次闻到染料的气味，离很远的地方就闻到了，后来我知道那是黄颜色的气味，颜色是有气味的，黄颜色的气味让我想起生病这个词。

有一位少女接待了我们，她让我想起了住在三门的刘乃平的姐姐，我曾和她一起去游泳，她穿红色的游泳衣。在我的印象中只有读高中的女孩才能叫少女，还有卓娅那样的可以叫少女，刘胡兰不太像，祝英台也不像，我姐也不像。

她戴着一个大口罩，她只把双眼露在外边，她笑的时候我能觉出来。我们四个人都有点紧张，有点不好意思。

我们订了二十一个袖标，四寸宽，金黄的字，每个两毛钱。我们的钱只够印这么多的，她看出来。

她开票的时候，身后火炉上的水壶嗞嗞地响着，那间屋子里挂着很多旗帜，上边都有各种各样的字和图案。旗帜的红色从墙的四周照着我们。

我想起了《三个火枪手》中，达特安跪下吻皇后的插图。皇后的长裙子下没有脚，她的手在鼓起的裙子表面，达特安的嘴，恰好碰着皇后的指尖，我一直觉得那是我长大后要做的一个动作。（这一段要划去，太资产阶级化了）

她是微笑的，问我们愿不愿去车间里看看。我们愿意。

她带我们去了地上有很多水的车间，一些干活的人看了看我们。我什么也没看懂，那些印好的布都是湿的，全是红布，红

布上是一行行的“红卫兵”三个字，字印过之后，都附上一层谷糠。这是她告诉我们的，说附上谷糠是为了保护印上去的黄颜色，等干了后，把谷糠掸掉，字就很鲜艳了。

中午，我们没吃的，她送给我们她的饭盒。那盒饭是她从家里带来的，一直在炉子上热着，我看见里边是白菜还有豆腐。她吃得并不好。

我们走的时候，她也没摘下口罩来，她很干净。我们没有机会看她的样子。

回家坐1路车顺利，我们四人分别从两边车门混了下来，没买票，那几毛钱，准备下次取袖标时用。

分手时，远强问我，能猜出那个女的什么出身吗？我说不知道。远强说，大概是资本家。我说为什么。他说没看出她长得多漂亮啊，还有，因为她总戴口罩，她怕那种颜色的味。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。

11月19日

街上戴红卫兵袖标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我们的还没印好。白天我们在郑超家，我们不想出门，不戴袖标出门越来越显眼。郑超和郑欣的爸爸可能出事了，我看见他在锅炉房抬很重的暖气片，但他们俩没说。

11月20日

郑超、郑欣的爸爸真的出事了。